

沐紹良著

給下一代

商務印書館發行

沐紹良著

給
下
一
代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戴序

三十三年初夏，我住在閩江中游的一個山城，當時閩海波濤洶湧，而湘北風雲益趨險惡，我從湘西接到一位好友的來信，諄諄以堅守崗位，勉做無名英雄和砥礪。這一封信至今還珍藏在我的行篋中，因為這是我所得到的他的最後的手蹟了。不久以後，我便失去了一位手足似的同事，這正是本書著者沐箕香先生所失去的二哥——更新先生。我和更新先生間深切友誼的建立，不僅由於共同工作歲月的悠長，而主要由於我們對於做人做事觀點的一致。箕香先生所受於他的哥哥的影響很大，所以他在本書中所持的觀點，大致是和我們相同的。

在本書十二封信裏，著者從個人修養，談到家庭倫理，社會倫理，以至於人生究竟。他用家人絮語懇談的態度，道出許多切實做人做事的方法。這裏沒有空談，不唱高調，却充滿了樸實和熱情。這裏面所憧憬的人物，不一定是領袖和名流，但至少是一些不折不扣的健全的公民。他的寫作對象

當然不以他的子侄爲限，對於全國青年，這實在是一本親切有味、關於公民修養的好書。

我在戰時，死機屢迫，幸而未死，因知後死者的責任愈益重大。本書是箕香先生蘸着血淚寫成，用以紀念他的哥哥的，新中國的青年將由此獲得輸血而越發健壯起來。他差不多既已盡了一部份的責任了，我應該怎樣告慰我的亡友？

戴景素，卅六年五月四日上海

自序

我在抗戰期間，失去了一個父親似的哥哥。這位哥哥，一生服務文化機關，戰前在服務的機關裏，從不曾請過半天病假。誰知戰事發生之後，先是他辛苦支撐起來的家，毀於炮火；繼則戰時物價暴漲，把他僅有的一些積蓄化為烏有，使他在精神上受了極大的打擊。最後是服務的機關把他調至湖南。在那兒，他的向不患病的身體竟染上了肺病，終因內地沒有良好的醫生藥物，被結核菌奪去了他的生命，時年四十一歲。

哥哥身後蕭條，一無長物，只剩下一妻三子。三個姪兒，都尚在髫齡，依照哥哥生前的計劃，至少都該讓他們受畢高中的教育。然而他死之後，活着的因為迫於生計，最大的姪子雖然初中還未畢業，却不得不棄學從軍；次子剛剛高小畢業，也被迫輟學就商。結果不僅背棄了哥哥生前的願望，而且也差不多毀了下一代的前程。在這種慘變之下，慚愧的是我這個弟弟，因為遠隔兩地，只能於悲慟之餘，徒呼負負。

日寇既降，嫂嫂率三子無恙歸來了。但直至今日，我還無力將哥哥的靈柩，運歸原籍安葬，讓他孤寂地作着他鄉之鬼。對於活着的一夥，我又因為能力所限，不能好好的安置他們。現在大的一個仍在空軍第×大隊，兩個小的，總算已在勉強求學了。

一句話，我對不起父親似的哥哥。我不知那一天纔能完全報答他生前待我的種種好處。這冊小書，係集合最近二年來我給兩個侄子的書信所成，內容無非想盡我所知，教他們一些「爲人之道」，藉以減少我內心的慚愧痛苦於萬一。付印之舉，則是想留下一個紀念。

三十六年二月序於終年不見天日齋

目次

戴序

自序

第一信	從舊的蛻變出來（論公民道德）	一
第二信	天道何曾分善惡（論善惡與因果）	九
第三信	離羣索居的至人（論個人與社會）	一五
第四信	做一個無名英雄（論積極與消極）	二一
第五信	從最後勝利說起（論忠與孝）	二八
第六信	一個幸福的家庭（論父與母）	三七
第七信	違背人性的美德（論勤與儉）	四五
第八信	就算是諸葛亮罷（論名與利）	五七

第九信	馬克吐溫與曹操（論做人的態度）	六五
第十信	應該怎樣應付人（論處世與交友）	七六
第十一信	蠟炬成灰淚始乾（論工作的意義）	八五
第十二信	自強不息的人生（論工作的態度）	九三

給下一代

第一信 從舊的蛻變出來（論公民道德）

××八年來艱苦的抗戰終於使暴日低頭屈服了。我們朝思暮想的「最後勝利」果已如願以償，這真是一件了不得的大快事！我在聽到這個消息後，實在太興奮了，興奮得幾乎哭出來。

不錯，我的確要哭。因為我的二哥，也就是你們的父親，已因這一次抗戰而犧牲了。活下來的，在這八年中間，也委實吃够了苦。你們一夥，此刻還遠在湖南，我的一家人，也因被生活迫得山窮水盡，在上海站不住腳，退到故鄉來苟延殘喘。想起死去的二哥，想起你們在湖南生死莫卜的一夥，想起我這裏屢次斷炊的一家四口，我怎的會不哭，怎的忍得住哭呢？

但是，我們活下來的，不管苦到如何程度，在今天能目覩抗戰的勝利，總算還是幸福的。記得在「八一三」前幾天，我的家和你們的家，都在虹口。二哥問我搬家不搬，我說：「假使果真抗戰，犧牲

了我這麼一個小小的家，那值得什麼！」二哥聽了，也就下了同樣的決心，大家甯願玉碎，不願瓦全。在今天，我的家和你們的家，誠然都已毀於炮火，可是抗戰也不但是「果真」，而且已經獲勝。那就是「求仁得仁」，「天從人願」；以兩個家換得一個勝利，實在是千萬個值得！惟其是太便宜了我們，所以我們還補受了八年的苦難。八年！好在這遙長的，苦難的歲月，居然已被我們度過了。以今視昔，縱然可悲，終將成為有味的回憶。所以就我們這裏一夥來說，實在並不可悲。你們呢，若能在湘好的活着，不久當能無恙歸來，那也並不可悲。惟一可悲的，是死了的我的二哥，也就是你們的父親！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二哥決不會死。他生前在××印書館服務三十年，從未請過一次病假，且常以此自豪。所以他的死，雖非被敵人直接所殺害，但敵人總逃不了是個間接的凶手。這一點，你們該終身銘記。

然而現在已經勝利了。勝利之後，新的中國仍需要像二哥那樣自強不息、克勤克儉、埋頭苦幹的無名英雄。死了他，那是新中國的損失。因此，爲了新中國的前途，我又忍不住要哭。

二哥的一生是苦難的一生。抗戰以前，他未曾有過什麼享受，戰事爆發之後，更不用說了。但如

戰爭延遲十年，則因其刻苦奮鬥的結果，他的生活當有一段舒適的時間。他生前沒有什麼奢望，只希望生活能稍稍舒適一些，你們三兄弟能受舉高中以上的教育。然而現在，他竟連這一些小小的希望也不能實現，客死異地。遙想他雖已死去，決不瞑目；而我呢，却對他絲毫不能幫助。想到自己的沒用，我尤其要哭。

可是我在悲痛之餘，又想到你們這一夥。我想，假使我對你們能幫助一些什麼，就不管幫助了二哥。在物質上，我此刻尙無能爲力，祇得待諸不久的以後。可是在精神上，我自揣尙能勝任。想起二哥生前很關心你們的教育，所以我今後要好好的把這個責任負了上去，替他盡力盡心，以竟他未了之志，使你們能成爲新中國的良好公民。

現在抗戰已經勝利，我們真的用得到那句「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的話了。不過說到「生」，談何容易？要做一個新中國的良好公民，生存下去，發展下去，第一，我以為先該具備良好的公民道德。知識，學問，倒還在其次。

我在今年暑假中，曾看到兩冊道德修養讀物：一冊是無錫丁××編纂的少年進德錄，另一冊

是資格更老，由來更久的德育古鑑。那冊少年進德錄，一經披閱，原來是分類摘錄的古人格言之類。看了半天，說得奇些，我正如一個拾荒的孩子，打開了垃圾桶的蓋板，其中有用的如馬口鐵片，碎布，鉛絲等等，固然看得上眼；但另有不少腐爛的，發臭的，有毒的東西，也雜然混在一起，令人作嘔。例如：（一）知成之必敗，則求成之心，不必太堅；知生之必死，則保生之道，不必過勞。（第十七章，知足，錄勸戒全書。）

（二）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爲小人焉，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其幸而爲君子，則其自取也。小人而富貴，命也；使其爲君子焉，進禮退義，猶然富貴也；其不幸而爲小人，則亦其自取也。（同上，錄張嵎峽先生語。）

（三）南來北往走西東，看得浮生總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來來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經中空是色，般若經中色是空。朝走西來暮走東，人生恰如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到頭辛苦一場空。夜深聽得三更鼓，翻身不覺五更鐘。從頭仔細思量看，便是南柯一

夢中（第二十七章，達觀，錄醒世歌。）

（四）人可欺，神則難欺。人有黨，神則無黨。人間之屈彌甚，則地下之伸彌暢。今日之縱橫如志者，皆十年外業鏡台前，覈釐對簿者也。（第七章，慎獨，錄胡氏家訓。）

以上隨手所錄，第一則是勸人不必奮鬥到底，不必太愛惜自己生命；第二則大唱其宿命論，不但勸人安貧樂道，做「幸而爲」的「君子」，而且對於富貴的小人，還勸大家不要眼紅，反應該同情他們做了小人的「不幸」。第三則呢，索性勸人遁世做起和尚來，至少似乎也該做個在家修行的居士。至于第四則，那簡直是太上感應篇裏的話，我也不想多加註解了。

這麼一本雜湊的「名言讖論」，有一位古君子在書上批了不少的話，說是：

「余現著×兒閱讀是書，又爲之查閱者三；覺是書選擇極精，語語切要，洵爲人生至寶。非特少年可藉此進德，亦終身用之不盡也。」又云：「發交×女閱讀三年後，傳交××熟讀而力行之，毋負我以善傳家之深意。」又云：「三年要還，每年要考！」

那一冊德育古鑑呢，也有人在封面上批着：「其中故事，大有可歌可泣者，讀之令人起敬；若能

講予學生聽之，定收易俗移風之效。」原來那個批寫者，把這麼一冊好書送給了一個學校的圖書館。打開書本一看，內容是：「太上感應篇，感應篇頌及應驗記，功過格，功過案，三破七辯，了凡四訓，淨意說，還有歐美名人學佛定論！」

中國在五四運動以前，所謂「道德」的標準和觀念，大概在這兩冊書中，已被搜羅無遺。五四之後，一般遺老們浩歎人心不古，道德淪喪，就爲的是這一類的「人生至寶」被青年所輕視之故。這在我們今日看來，遺老們的浩歎固屬無怪其然，但也多麼可笑。

不過自從舊道德被人輕視之後，新的道德究應怎樣，却也從未有詳細的說過。因之中國人在沒有「道德標準」的狀況下，也着實經過不少年頭。在這段時間中，曾有人倡言過「非孝」，也曾有人謂岳飛算不得忠臣，也曾有人一步一回頭的瞞他的意中人，實行所謂「自由戀愛」。青年們在言行上既無準則可循，自然像洪水一樣的橫決汜濫起來。可是，到底也沒有好結果。

以後，大概至這次世界大戰前數年，政府又提倡過「新生活運動」。當時的道德標準，仍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大字，即古人所謂「八德」。除此而外，尚有禮義廉恥，即所謂「四維

不張」的四維。上海有一次中學畢業會試的題目，也是「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論。」這一運動行不多時，就發生了中日空前大戰，於是淪陷區中的人民，就把這件事置諸腦後了。

淪陷區的人民，在淪陷時期中，違反「四維」「八德」的言行，實在屢見不鮮。在上海，曾有一次逆倫殺父案。小焉者的，如子賺父錢，大家也看慣聽慣，毫不足奇。「孝」是如此，「悌」自然也順流而下了。「忠」呢，有些是爲了生活，有些是爲了發財，也早將「國家」「民族」忘去。「信」則更不要說起，在當時，幾有無「信」不能生活之勢。就是那些潔身自好的人，在敵人的特務警犬之下，有時也不得不撒謊。「禮」倒似乎不全淪喪，可惜是浮面一些，虛偽一些吧了。「義」與「信」相似，早已爲人所唾棄；「廉」在賄賂公行的當時，惟有吾輩書生，越「廉」越「窮」而已。至於那個「恥」字，因常與「廉」字相關，故不廉的往往無恥。此外「仁」哩，「愛」哩，也早已被人置諸腦後，只有「和平」那些偽官偽吏，倒是曲不離口，常常談及的！

總括一句話，在戰爭期內，淪陷區中的「人心」的確是比戰前更「不古」。以前納賄貪贓，尙有羞恥之心，還是偷偷摸摸的幹，而在這個時期中，却是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授受，無怪乎小學校長

的位置，偽教育局要分等級定價出賣了。

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不願再談「道德」，而社會「道德」于是就日益淪喪。有人說今日的中國是一個沒有道德的國家，這句話也並非無因啊。

道德可以不談麼？假定可以不談，社會將成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將成一個怎樣的國家？試看今日的學校教育，由於側重知識教授的結果，學生的品格如何？學生入了社會之後，其操守又如何？知識這東西，如果沒有道德去控制，實在適足以濟人之惡。無怪乎今日學校教育會失敗，社會的罪惡會增加，會愈演愈烈呢。

在今日，我以為舊道德應該加以一番新的解釋，像上面所引少年進德錄中的話，當然要不得。新的解釋之後，還該加上另一些新的標準。因為沒有新的，舊的不夠包括，如「社會道德」之類。我這見解，在你看來，也許會笑我是中庸主義者。把舊的全部拋棄，豈不甚好？可是我却以為舊的既然可用，我們又何必標新立異。況且凡百事物，新的總是從舊的蛻變出來的，絕不能憑空產生，不知你以為如何？

你的叔父 三四，九，一。

第二信 天道何曾分善惡（論善惡與因果）

××：想到你父親之死，我每次都會心酸。二哥死了之後，我想凡是認識他的親戚友好，沒有不難過的，而我，因為和他是親兄弟，自然更傷心。

二哥死後，大家為什麼這樣難受呢？這問題很容易回答：因為他生前是一個好人。他在生前，不論對待那一個人，都很誠懇，從來不想佔別人一些便宜。他是一個舊道德的實踐者，自幼讀過所謂「聖賢之書」，就全部接受下來，身體力行。他的一生，的確是奮鬥的一生，是忠恕勤儉的一生。雖然他也並非沒有缺點，例如性情執着，有潔癖，中年多煩愁，缺少魄力，生活太刻板；有些地方，還不免中了舊道德的流毒。但這些缺點，無一累及別人，究與一般人的惡行不同，何況他究非聖賢！

在這封信裏，我想和你討論的，是「我們為什麼要做好人」的問題。因為二哥身後蕭條，在年青的你們想來，或許會引起一種做好人也大可不必的意念。可不是，他做了一世好人，結果得到了什麼？除了博得親戚友好們的同情歎息之外，就只有叫你們下一代吃苦的份兒。好人的下場是如